海峰文集

海峰文集卷四目錄

桐城劉大櫆著

書集序

海峯文集卷四

桐城劉大櫆著　受業方　國校錄

序

刪錄荀子序

孔子沒聖人之道衰譎詭權變之士爭以其言于世主著書者紛紛出焉楚有環淵鄭有申不害宋有墨翟趙有公孫龍慎到齊有鄒忌鄒衍鄒奭田駢接子淳于髠之徒皆各得一術以自喜以詆譏孔子為務而荀卿獨為晚出疾世之治方術之士

皆愚者一物一偏而自謂知道實無知治國者不能飾動以禮義論德定次量能授官使賢不肖得其位能不能得其職而欲以求治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承之意辨儒墨之分明王業以爲有亂君無亂國爲國必本之修身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於國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卒述王制著勸學修身議兵禮樂論十餘萬言雖於聖人性命精微之旨未能具見其源泒考其言多所紕繆然亦可謂好

學篤志君子者矣韓愈有言删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孔子之志也余倣其意節而録之得什之四五其有牴牾於聖人而文辭粲然有可觀者余亦存之不能割也作删録荀子序

用筆以拙為工而神韻高古是學史記之文

陸宣公文集注序

生今之世而慕古之人觀乎古人則今人可知已蓋孟子願學孔子賈誼投弔乎屈原諸葛孔明自比於管樂以性之所近為情之所鍾由今日之嚮往知將來之施設也平定張君蓀圃以進士知新安之歙縣其平生讀書窮極幽遠於古之碩德名賢嘉言美行無不跂而望之以為不可及而所心儀不置則尤在唐之陸相一人當德宗之世奉天山南蒙塵至再賴武臣戮力於外而宣公常在左

右決可否於中降罪已之詔回將去之心卒以收復舊京宗社無隕陸公之功為多德宗貪猜不終其分而公終始一心進退無間蓋其為學本仁蹈義通古宜今其趨正其守堅居一室而遠見千里之外在今日而豫知後事之來無毫髪之差有蓍龜之應而其為言愷切開明感心慽聽永為人臣進言之法式張君讀其文愈重其人論其世遂釋其義非以後之人為有不知故為是箋訓之煩而已當其時兩河用兵民窮財匱藩鎮之強盧杞之

姦裴延齡之詐妄朱泚李懷光之叛亂而公以一身屏障其間其所為納誨陳辭莫非堯舜三代治世之蹟使後世讀張君之注恍置身有唐之世親見陸公而與之論議則注之傳豈徒以見公蓋將教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莫不懷忠直以事其上也夫有陸公之文則其君雖不能盡用而其功已著於當世有張君之注則後之人皆得論其世而陸公之學愈以昭揭於無窮自陸公以來至於今八百餘年矣而君獨愛慕之如此然則觀陸公可以

知張君矣

為陸公作文其文便似陸公質實開明前有劉子政後有曾子固

春秋發微序

吾嘗謂聖人之心如日月懸象於中天而光輝照灼乎海宇其見之文章則藏蓄高遠而不可以一端測也昔者孔子作春秋其言甚簡而其義至深楚君子左卯明者去聖人之世未遠因舊史之遺文故老之所睹記及時而為之傳其言既非無稽而公羊穀梁二子復承其師說而為之反覆推明故經文雖朴略而頗有端緒可尋後之學者乃得因三子之言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在然則三子

之功偉矣惜乎三子不能盡明聖人之義而復厠之以舛譌傳會之談也故曰左氏失之誣公羊穀梁失之鑿夫信三子則為三子之所蔽不信三子則又自以其私測聖人而未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此吾友沈君兼山沈潛於春秋之義數十年其於三子之言固已熟習於胸中而要其胸中無三子之見也靜一心以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未嘗過信前人而又非執一己之偏見也然則其於聖人之心未必盡合也而其不合者寡矣書之於

簡命之曰春秋發微

判斷三子之得失如老吏斷獄則後人之補苴

自不可少文境澄澈如秋水之在寒潭

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漪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為將有傾覆之憂沉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沒渺爾無垠天吳睒睗魚黿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為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流灘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

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峌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

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為之序

獨造奇崛非昌黎不能作

見吾軒詩集序

余友張君中畯之亡余既為之志其墓矣其後二年其子曾敞次集其平生所為詩歌俾余論定而為之序余既卒業乃以歸而告之曰文章者古人之精神所蘊結也其文章之傳於後世或久或暫一視其精神之大小薄厚而不踰累黍故有存之數十百年者有存之數百千年者又其甚則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夫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六經之文也自六經而下其文遞降而薄則其傳亦遞

降而近有不可以一槩齊者矣子之先君子其精神貫日月而塞天地其必傳於後世無疑也人之生世大約不過六七十年而文章遂足以支於無窮然則中畯雖其年不及中壽而精神固已長留於不敝矣尚何憾哉憶昔與中畯遊旦晚相過從時時出酒食以相慰勞酒酣以往相與縱論古今之變當時之利病得失悲吟慷慨意氣勃然嘗竊謂天之生是人也殆將大成其才而使其功施於當世嗚呼孰以為民之無祿天不憖遺而中畯則

既死矣中畯之名滿天下世之知中畯與不知中畯者皆慕與之交然或震其文章或多其智能而於其心術行誼之隐可以託妻子而共死生患難者或未能深知之也天之生才常生於世不用才之時或棄擲於窮山之阿叢薄之野使其光氣抑遏而無以自達幸有可達之機矣而在位者又從而掩蔽之其阨窮以終淪落以老者何可勝數中畯故相國文端公之孫而少宗伯約齋先生之子也其世父保和公復繼為宰相

天子既已知中畯之才雖未及驟用之而眷注深矣彼阨窮淪落者不足道若夫既值其可為之時又居其得為之地而卒摧折之如此豈天之於人亦有不能自主者耶雖然人之終其身盡力於文字求一言之存於後世而不可得中畯乃獨得雄直之氣以與古之作者相頡頏然則中畯雖不得大有為於天下而後之人讀其詩亦可以想見其藴矣

因中畯之才未及大用而早卒因以及阨窮淪

落之感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其輪囷鬱勃之氣亦可充塞天地

馬湘靈詩集序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為詩同其嗜酒同飲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為同遇余生三子皆夭而湘靈亦未有子息為同病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矣而亦有不同者蓋湘靈之為人余固嘗凡事馬若其所為文章則余方欲師事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湘靈過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

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譁呼髮上指冠已復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兄曰彼乃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余讀之風翻雲涌而喉間氣欝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泖之間間則歸里與縉紳之去位而里

居者連為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與其志使其居於廊廟正言謇諤豈與夫世之此倡而彼應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涪湛抱能不一施遂為山澤之癯以老也癸未之秋湘靈裒其所為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為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環往復益歎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世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高出時俗人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

想見其人矣

摹寫淋漓風神遒逸似司馬子長

江汝川詩集序

天地之美好不能盡鍾之於人也或使之致身富貴坐享一時之光榮或畀以才德名垂於後世而不朽或壽考康寧久不死而累閱人世之興廢此數者天地之所愛惜而不欲兼以與人故優於此則絀於彼亦其勢之固然無足怪也余友江君汝川少習為時文為學官名弟子屢擯於主司無所用而性好遊覽跋山涉水崎嶇撚榛萬里之外窮愁艱阻可喜可懼忿憾無聊之氣一皆寓之於詩

夫詩之為技小矣及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雖寢食可以相忘而況於人世之得失去來之無定者歟余觀江君之為詩於唐似韓君平於宋似陸務觀而江君之才又自有超於君平務觀之外以自成為一家之文者江君雖欲不窮於世豈可得哉雍正乙卯之秋余與江君同在京師應舉其時士子之數多於號舍號舍不可得乃與江君同坐編蓬之下大雨衣襦皆霑溼相顧咨嗟失色其後同為考官所黜倉皇別去忽忽二十年乃復相遇

於燕城兩人鬢髮皆白江君取酒共酌因出其平生所為詩讀之風雨馳驟猶若不可抑遏然余微觀其意態回視往昔相從時豪縱自喜十已減去五六然則余與江君其皆老矣乎江君雖不遇於時而善為歌詩則其於貧賤有以賁而飾之如施藻火於衣裳以自蔽其體視他人苟得之富貴猶糞壤也余雖喜為詩而才力不逮江君遠甚反而内顧其何以自掩覆邪雖然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無愧於心則所謂不朽者當自有在而其名之

傳於後世或不傳固可不計也遂書之為江君詩序

得喪升沈盛衰今昔之感奔赴筆底淋漓悲壯文之不可多得者

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藁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為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為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為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為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為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為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纇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

益友者如此而余特幸與之為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為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

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為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知已切磋之樂寫得淋漓滿志

王天孚詩集序

勝水王君天孚自愛其才氣而思與古之人為徒不屑為卑庸鄙惡之文以干時而求進惟詩歌是耽情發於聲聲成文而與天籟者合非有受於人而忽自得之雖其窮居寂處蕭條一室而可以無慕於世俗之紛華矣余讀其詩稽其平生之履跡入巴蜀探峩眉下三峽走金陵泛秦淮涉桃葉之渡至於燕京上黃金臺覩宮闕之宏壯挈篋擔囊重繭而累躐計其所經行不啻萬里則其胸中之

所有稱是可知其為詩也巧而不鑿麗而不淫儁而深澹灩而和平未嘗有世俗一切之語言橫亘濫厠於其間王君其有道君子哉雖然古之道無所用於今為古之詩則宜為一世所不好為古之人則宜為一世所不容雖使王君足跡滿天下吾恐世之人未有能知君者抑君子求其在我而知與不知固不論耶余抵牾於世而好與當世之英賢相結孜孜焉汲汲焉如飢之欲食如嗜欲之求而未得毫毛絲粟之材吾未嘗不與之交而王君

者吾獨未之見顧自以為讀其詩而見與不見又可不論邪王君家介休禹貢冀州之域大河之東太華中條之聳峙龍門呂梁之奮迅陶唐有虞夏后氏之所都賢人君子之顯於世史不絕書王君歸其杜門裹足益肆其力於古之人焉其可也文如百金戰馬馳騁於五達之衢一控一縱皆中桑林之舞節

海日樓詩集序

慈谿周君東五自負其氣浩然而莫禦窅然而深藏讀書穿貫今古以流為韻藻卓犖輝光稱其胸中之志意然而屢試於鄉不得舉周君家貧嘗西之秦隴度函谷關上慈恩之塔歷鴻門楚漢交爭之地南浮江湘過巴陵洞庭登岳陽樓以望君山則所謂山川淑靈之氣盡寓之於目而得之於心矣一日與余抵掌當時之務究切利病指次賢能得失判決乎當前高下臚列於胸臆瀾而有本敷

而不誣余乃益知君為天下之才也夫昔之詩人狹隘而僻陋中之所蘊者淺故外之所著者微周君讀六經孔孟之書明先王之道熟悉於古今治亂興亾之故而又周知四方之風土人情權時世之宜使其出而為用於家國天下文武兼資智勇並擅當有追蹤古人者區區歌詩云爾哉惜其將老而猶未得施設也後之人徒見其詩而已其可慨也夫

馳驟跌蕩雄偉之中時露逸態

海門初集序

文章者人之心氣也天偶以是氣畀之其人以為心則其為文也必有煇然之光歷萬古而不可墮壞天苟不以其心畀之則雖敝終身之力於其中自以為能矣而齷齪塵埃頹然不能以終日夫為文而至於萬古不可墮壞此其人雖欲不窮得乎余友鮑君步江生於古南徐之鄉無師友以為之訓廸而少即善為詩其才力之放縱浩乎無所不極直將追古人而上之所謂天偶以是氣畀之其

人以為心者也然其人之窮殆與余無以異今少宰尹公之在揚州也鮑君甫弱冠以詩為贄公一見而稱賞不容於口命其子亨中締交相切劘為詩會有博學鴻詞之詔公數言之於大府將以君應舉而竟不果蓋自鮑君出尹公之門下如客之得歸往來無虛日公之所以提挈之者無不至矣而卒無以鮮於鮑君之窮余遊京師間嘗挾君之詩所謂海門集者以示同遊其譽之者固多其漠然不置可否於其間者又加多焉求其故而不得

問之知君者或曰嫉妬者之口也彼亦號為工詩奈何稱譽獨及於鮑君或曰忽焉而不加察也與彼並世而生彼固以為今之世安所得古之人乎或曰識不足以及之也鮑君之所為詩其用功深矣是三者固然然余又嘗酒酣口誦鮑君之詩與諸君爭論者久之諸君聞其語既多又未嘗不深加賞歎以是知人心之同無古今智愚一也然則鮑君雖窮窮於今必不窮於後窮於人未必窮於天以視夫今之赫然貴顯震耀於一世者夫固可

以無憾矣

拈一窮字反覆慨歎其詩之工不必盛稱極贊而自見於言意之表

左仲郛詩序

詩也者所以為樂也去先王之世既遠樂亡而詩獨存夫詩存則音存音存則樂雖亡而不亡吾以為今之學者不得如古之人安弦舞勺而其業莫要於為詩昔者聖人制為詩以教天下田野之農夫閨房之女婦鄉曲之孺子類皆能為歌謠以頌其上之美而譏其失刑罰之煩賦斂之苛皆有以自達其隱抑塞之情舒而忿憾無聊不平之氣寢以微矣詩亡則上下之意指喑聾痞結而陳勝吳

廣始得以縱橫於阡陌之間夫詩成於音音成於聲聲成於言言成於志志平則音和志哀則音促志敬則音凝志佚則音蕩故聖人樂觀焉夫然後奏之以金石吹之以管笙宮以宮倡徵以徵和高下疾徐莫不中節屈伸俯仰雜而成文有詩而君臣之志通也有詩而父子兄弟之恩浹也有詩而夫婦之好永也夫詩何負於人哉蓋孔子嘗弦歌三百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詩成而禮樂之化行矣左君

仲邪溫然長者敦行於其家而以其剩餘施及朋友愛慕古人之文章而於詩好之尤篤遠取魏晉以來之作者含咀而得其自然之響抒人情之幽渺繪物態之繁多宣兩間之秘奧信乎其詩之幾於樂也雖然余之於君可謂知之矣若其於君之詩惝然遂以為知音不知君其許我邪抑猶未邪

寫詩之關於世教處十分暢足而馳騁如志極

文章之樂事

程易田詩序

余性顓愚知志乎古而不知宜於時常思以澤及斯民爲任凡世所謂巧取而捷得者余皆不知其徑術以故與縉紳之士相背而趨終無遇合退而強學棲遲山隴之間雖非有苦而亦未甞有樂也年已晩暮始爲博士於黟博士之官卑貧無勢最爲人所賤簡而黟歙隣近歙尤多英賢敦行誼重交遊一時之名儁多依余以相爲劘切或抗論今時之務注念生人之欣戚慨然太息相對而歌蓋

余生平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程子易田尤所稱著材宿彥亦旦夕相從其所為詩歌攄詞樸直而寄興深至嘗謂其有陶潛之風易田固信余余亦甚重易田也雖然余老矣今年年七十有三將歸休於樅陽江上而易田年逾四十猶困於諸生家又貧故里不足以自活方將餬其口於汝陰念欲長與諸君子遊處不可得矣居稍也弦誦也欣欣而忘其倦也歡聚未幾離散隨之余於此其猶能獨樂焉否耶夫以生平未嘗有樂之人徒以與諸君

子遊處而樂今復以聚之不常而不樂生焉同憶獨居時雖無所樂而亦非有不樂也則是今日之不樂由前日之樂而來也夫造物之於人安能使其長樂哉因取易田之詩所謂濠上吟者反覆咀吟益歎其文章之古與其人之心貌相稱屬其板刻之以與四方之知言者共讀焉而余為序之如此

心醇而氣和故反覆感慨無限烟波但見其纏綿不見其蕭颯

汪在湘文集序

汪子在湘與汪子稱川同姓而有兄弟之好余故識稱川而稱川介在湘以交於余兩人皆天下之英才也余窮無所用於世宴居獨處嘗取三代秦漢以來賢人志士之所為文章伏而讀之慨然想見其用心欣然有慕乎作者之能事閒亦盜剽倣效擬作以自娛嬉竊歎古之為文者蜀山秦隴江河之瀆也後之人瞑以為部婁汙渠思有以振興追躡之而苦才力之不逮徒懷虛願誰其助予其

後得交於歙之諸君子有同志焉蓋天之生才難矣有才矣而或無其志有志矣而或無其功彼橫目之民知有榮利而已為宮室饍啗妖麗之奉辱身以求之老死而不止是其所知猶犬之於骨鴟雅之於鼠蛆蠅之於糞穢也彼豈知天下之正味哉在湘於世落落鮮所諧合居一室終日默然危坐讀古人之書而已尤愛余所為文其讀之不自休息無以異於讀古人之書也余亦以諸君子之才與其志果足以興起三代秦漢之文章而又不

遺餘力以求之每顧之不言而自喜辛卯之歲余以老病將歸諸君子相送遠出城關河橋之外依依不忍別去或有泣下者歸未及期則聞在湘已病沒矣嗟乎余無可以自適者最後乃有此同志數人天於此又奪其一人焉余獲罪於天而摧折之如此耶甚矣文之難言也歐蘇既沒其在明代惟歸氏熙甫一人然熙甫求為進士而不得勞其心於八比之時文而以其餘力作為古文故其置身不及唐以上然則古文之衰五百餘年矣在湘

乃獨為人世之所不為可謂魁傑有志之士也在湘死稱川益漢然無與共學者然在湘有賢子括其先人所為文付之刻工以求正於四方之君子四方之君子其必有讀之而歎為不可及者豈余一人之私言哉

泫然友朋聚散存亡之感琅然金石抑揚抗墜之音

張弘勛詩集序

天下之達道五而其一曰朋友之交朋友者所以析疑勸善相切磋以進於道故為仁者必取友一理之未明讀書十年之久而不能貫諳之於友一朝而豁如無友則雖終至於悟而日月亦已淹矣凡人之為善獨為之則怠共為之則精力以相感而生將為不善然懼吾友之知亦或逡巡而中止嗚呼友道之衰也久矣逐逐焉惟勢是趨惟利是騖勢既去利既盡則疏又或相見則相訣背則從

而毁之。此不可以為友也。余觀今之為友者。無故而聚於一室。酒食嬉戲。相與為放辟淫侈之談。孔子之所謂羣居而言不及義。豈不難矣。抑或弛廢其心。其與友相接。漫漫昏昏。無可相切磋之具。是則余之憂乎。余謂人不可無友。而友不可以常聚。平居則各鍵其門。各專其務。如田之有畔。逾時而一晤。晤則出所疑以相質問。吾友所得於未相見之日者有幾。其未知而今乃進於知者幾何。物其已能而習之以無至於忘者幾何事。有善則相旌。

有不善則相警友之道如是而已余客遊京師寓居京城之外而震澤張君弘勛寓居城內相去六七里每旬日或半月之閒則張君必一出相見相見則必有書一幅畫一卷詩數篇袖而出之以共賞宜其業之日益精久之其詩日益工則亦日益富裒然成集而問序於余余偉張君之每出必以文會余而愧余之獨無以就正於張君也於交友之道不能無所感遂書之以為張君詩集序

就交友之道以敘友朋之詩説得關係甚大文

之有發明者

徐崑山文序

雍正三年余遊京師與四方之英豪相結而有友一人曰徐君崑山余性喜為辭章崑山亦舍是無以為好余於今之號為能文者多所稱許而崑山獨少可多惟然崑山嘗手鈔余所為經義及詩歌古文積為巨册雖古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經余之評論標録崑山必繕寫藏之余與崑山旬月不見則相思既相見則於立身求志之方未嘗無所得余在羇旅饑飽寒燠之未得其宜崑山未嘗不為

之經營籌畫蓋古之以文章道誼相期許而世所稱緩急可恃者崑山一人而已念余之得交於崑山以高君仰亭崑山家在城北高君館於城之東北隅余有弟藥卿與余皆在城北授徒為生相去或三里或一二里旦夕相遊從余與高君飲酒歌呼崑山獨重厚長者緘默寡笑言衆皆敬憚之丁未之春高君舉進士去為吏部選郎是秋藥卿病死余亦徙居今少宰吳公之家其後崑山復中庚戌科擢工部屯田主事獨余偃蹇如曩時余弟既

長逝而二君者又不得朝夕繼見忽忽六七年間聚散存亡其安能以無感乎崑山既為工部郎工部事繁劇嘗歎曰吾不復能以文章自娛矣乃出平生所為文屬余序之余謂自古文章之傳於後世不在聖明之作述則必在英雄豪傑高隱曠達之士之所為而齷齪凡猥奔趨榮利之輩卒歸泯滅無一存者崑山直信溫恭於古之人幾可以無愧其文之傳於後世無疑而余獨於崑山不勝往事之悲讀其文為之三歎云

從友朋升沈聚散存亡處摹寫自覺烟波生色

江若度文序

天之於人其偶爾生之耶其一生之而其事已畢不復措意其間耶愚不肖者所在皆是而賢智者或數十百年乃一見且一見而天亦若竭盡無餘力準以人之情其栽培而護惜之宜當何如乃天則摧折之惟恐其不至何哉雖然與吾並世而生固有賢者矣吾未嘗不知其賢而情或不與之相屬有其人甚畀庸而吾甚愛之有厚施於吾吾一報之而吾意若以爲已稱有其人之施於吾者甚

淺鮮也乃吾亦既報之且屢報之而猶歎乎其未足反而自問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然則雖天之於人其能與人之情大相懸邪余同里江君若度幼即穎異好讀書其為人質慤其學無所不窺其文章湛深而有本然困不得志年四十五始得除江寧府學訓導未適官遽遭父喪遘疾而卒嗚呼謂天之無意邪荒鄉僻處胡為而有斯人也謂天有意以生之矣年不及中壽位止於學博而又不得一日之官以沒此何為者邪友人方君巨川求得

其平生遺藁鏤版以行於世四方之知江君與不知君者因其文以考其實而江君之懷抱可一寓目得之江君於是為不死而方君亦可謂篤於友朋之義矣

即人情之不可觧以測天意之不可知其感極深而痛

朱東發詩集序

余友朱君覲宸以文章鳴一世雖鄉里之兒童從塾師學句讀者無不知有朱君其受知於督學使者蓋屢冠其曹而久羈試院不獲大其敷施乾隆辛卯始沐

殊恩賜名得同於鄉舉當是時君年已七十餘矣然君有才子二人曰東發曰鳴初其父子隱然名動天下者將擬於眉之蘇氏而東發尤工於詩夫詩之為用廣矣其達而在上者登歌清廟揚厲朝

廷之盛德而比隆商周雅頌之遺其窮而在下者
抱其所有而不得施設悲愁感憤之無憀而見於
吟詠亦得窮人情物類之微而極寫夫日月風雲
之狀使人讀之可以歌可以泣不知手足之舞蹈
也然天下豈生而皆達者哉則羈愁之響怨變而
為雅頌之音者有矣東發既以六經孔孟之微言
攄而為制舉之文其於取科名有餘裕矣而又出
其蘊蓄作為歌詩而其詩又不徒排比聲律為今
人之試帖已也蓋嘗沐浴於三唐之作者窮其源

以及乎漢魏六代溯其流以及於宋金元明而逌然自成為東發之詩雖以之登歌清廟其誰曰不宜嗟乎朱君以魁壘不世出之才生於東吳文盛之地當儒學奮興之時宜其高科膴仕以與里之縉紳大夫馳騁於一時而抑遏閉塞久幽而不顯蓋天既畀之以文章姑黜其貴勢而因以厚其積於兩嗣君也昔在蘇氏明允偶未遂而文忠文定相繼登朝其勳業丕著於當時而文章並傳於後世讀東發之詩朱君可以欣然而笑拂衣而舞矣

悼惜其父頌禱其子恰有蘇氏父子三人為引

證而文之起伏抑揚自然中節

楊黃在文集序

余受知於望溪方先生先生之故人聞喜楊君黃在有道而能文先生數為余言楊君余心慕焉而無由緣相見也乾隆十三年

天子命前少宰博陵尹公視學江蘇求賓佐於先生先生以余與楊君應楊君攜其子雲松與余先後至使院晨夕聚處讀君所為時文浩乎沛然歎其才力之閎肆尹公謝世余復與君父子聚處望溪先生之家益懽然無閒無何別去不相聞已已

之秋望溪先生卒余哭之於白下踰年余以經學應舉在京師而君之子不遠千里遣使來告喪且斂其平生文章命余為序因得縱觀君所為古文蓋君嘗以進士知江西之建昌遷知廣東之德慶讀其西江政略知君之誠心愛民而有道以處之讀四書摘誤又知君之潛心理與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也其他序記傳誌之作皆雅潔可誦詩歌雖非所好而亦秩然成章夫自古文章之傳視乎其人其人而聖賢也者則文以聖賢而存其

人而忠孝潔廉也者則文以忠孝潔廉而存匪是則文必不工工亦不傳楊君之為人與其為文既皆幾於古人余之文何足以增重君徒以君之子與余深相知契而孝思不匱能不忘其先人故惓惓如此嗟夫望溪先生既不可復見而平生故舊相繼殂喪自顧身世其安能無戚然於懷邪於是流涕而書之復歸之其子俾刊以行焉

歷叙交遊終始情韻悠揚可誦

王載揚詩集序

公卿大夫皆有職，農工商賈皆有業。今之讀書者，號稱為士，其上可以為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為農工商賈。其幸而得為公卿大夫，則方坐論奔走之不暇，奚暇其他；其不幸而不得為公卿大夫，其將奚為？為詩而已。故曰窮而後工於詩也。

國家設科名以取天下之士，始自縣令之考試，彙其可取者以達於府，太府考試之，復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督學使者，其得與於督學使者之選，謂之

秀才每三年則又有主司者集一省之秀才而考試之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禮部謂之舉人禮部復集天下之舉人而考試之其得與於禮部之選者謂之進士進士然後釋褐登朝為大夫為公卿矣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經之書為八比之時文至於詩蓋無所用之而天下之習為舉子業者多不能詩其能為詩者亦不復留意舉子業嗚乎此詩之所以能窮人也王君載揚不屑為科舉之學一意肆力於歌詩而性又疎放不能深自策厲以趨於

仕進之途家本貧衣食不足以贍而顧嘗好載籍筆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羅於几席以自為娛樂其於書必求其刻之最工者而錦函以盛之至於惡衣糲食冬寒衣敝袍人多笑之而不悔昔米芾作唐人冠服違時異俗人謂之顛載揚亦似顛倪瓚構雲林之堂置古鼎尊彝玉器書畫其中人謂之迂載揚亦似迂而載揚之窮則又昔之顛與迂所不及者宜其詩之每進而益上也載揚之於詩無所不窺而其雕鏤刻畫之巧未嘗不與其玩

弄之具同如珠如玉如時花如蜀錦之新濯如藻火粉米之煌煌蓋其工如此然則載揚其將益窮窮且無有已時載揚酒酣嘗歎曰吾其長貧賤乎余觀載揚今之公卿大夫無此人農工商賈亦無此人載揚不窮誰當窮者嗟乎載揚其遂將窮以至於死哉載揚所著詩曰鷗脛湖莊集桐城劉大櫆與同寓居少宰吳公之家知之最深於是為之序

似王君小傳尺寸不失文亦恢奇無不達之意[illegible]

吳青然詩集序

雍正十一年

天子有意久道人文之化肇開博學鴻詞之科

命王公巨卿暨督撫諸路州縣羣有司悉心延訪萃九州之衆積四年之久內外臣工共所推薦得二百人而余與吳君青然幸與其選青然世家滁之全椒少即工詩而居室人倫之間獨遭其變其有無聊不適悲愁憤歎一託於詩然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中聲清越犁然其均當於人之心而適然

其獨慨於已之志以是進而列於
天子之樂官固宜雖然士固有終身草茅陋巷之中而不悔者其習苦舊矣彼其拔之於雲霞之上與其不幸而復墜於塗炭之中豈於其人有加損哉獨憶青然與余同被
徵召於京師相識也既而同罷放黜相憐因相善也邸舍相近旦暮相過從每相與飲酒留連愁思至夜分不寐青然曰我生平精力單微於詩非子無以知我子其為我序之余應之唯唯一日余與

含山王君令梴同里葉君書山姚君南青同飲酒於合肥張君蒼崖之寓青然偶不在中夜酒酣相與語青然家庭之變有人之所難為者余為感憤至泣涕交横不自禁已各以事散去青然與王君同入督學順天劉公之幕張君姚君以計偕留京師獨余與書山共舟南返去年書山決策甲科為翰林劉公復督學江南余偶過其署則青然已歸全椒獨王君猶在幕中余與王君共處一月之間未嘗不言及青然而相為嘆息者久之既歸家家

兄奉之自京師以書來曰青然趣為其詩序甚亟夫青然之詩人皆共知其必傳於後何待余言余於是蓋有感也古者太史氏采詩獻之天子天子受之藏於法宮青然之名氏既達於
天子矣而終以不遇而返豈非其命邪然青然亦弟為其可采者而已

悼青然即以自悼而感慨深渾地步極高

鄭山子詩集序

余縻於黟間以公事至歙因得與歙之賢士交游汪君稚川方君睎原金君蕊中歙之賢也而皆與鄭君山子相友善余以三君之賢知山子之賢心慕山子而無由得見蓋山子年已八十餘余之來則山子已長逝矣其後山子之從弟用牧與余交最親用牧休寧之賢也余又以弟之賢益知其兄之賢用牧出山子所為詩俾余論定余讀之纔二百篇蓋山子雖工於詩而不欲以詩見稱於人故

其存者絶少夫山子負超卓之才而不見用於世其平生磊落英多之槩吾無由覿其光而其胸中之所有韜涵浸漬旣無以窺其涯涘獨其文章可傳於世而余之所見特其棄擲灰燼殘缺之餘其所為幽憂感憤不平之氣偶寄於山川風雲物類之微而足以寫其欝積之思者又無以覩其全以余之轗軻失志蓋略與山子同獨安能無慨然於其間哉雖然一勺之水可以知滄海之大一臠之味可以知膾炙之美一粉米之繡可以知黼黻之

華山子之詩雖其可見者止此使後之知言者讀之單辭隻字皆其心腑之所流結夫亦可以想見其賢矣乃為序而歸之使藏於其家

山子不遇而存詩無幾於此生情感慨俯仰低回纏綿不盡歐陽子之文也

張訥堂詩集序

龍眠之山高秀綿亘至三十餘里之深而不可窮竟其清淑葱靈之氣盤委積疊而鍾之於人故我桐城張氏文端文和父子相繼為宰相其他為朝廷之達官者不可勝計意以為山川之力竭盡而無餘矣而訥堂乃更以文章顯名於斯世訥堂故侍講中畯之仲子文端之曾孫少宗伯約齋先生之孫而文和其伯祖也夫文章之與勳業其輕重不較而明然曾鞏有言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其

間能文章之士漢及唐宋三代而已而三世之盛能以文章特見於世者率不過三數人是則為國家建立勳業前代多有其人而能文章之士曠世而不一見也訥堂生於家門全盛之時其有一技之長咸得以自奮而儕位於朝宁乃訥堂一舉於鄉而久困公車南北奔馳數十年蓋天所以挫抑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氣蘊而不出鬱而不舒因之羈愁感憤遭遇夫風霜雨露山水花鳥而莫不抉其幽深形於詠歎盡發之為文章以傳於後世增

益其所不能固在於此憶昔與中畯遊時至其邸舍評量今古詰駁是非或飲酒留連至醉訥堂則方總角與其諸弟從塾師受書已能屬對精切余心竊異之然亦不知其歌詩之工至於如此中畯既長逝不可復見見訥堂之儀止聽其言議讀其文章中畯之聲容恍然如在甚矣中畯有不凡之子能世其家也夫天下之人衆矣勞其心思於文字之間無地而不有其人然求其一言之存於後世殆不可得訥堂乃能於累世華膴之下而兼有

夫儒生韋布之長後之人讀其詩而考其家世見其父子祖孫奕葉相承如此孰不神往而慕艶之則訥堂之詩之存豈獨一人之美善所以著中畯庭闈之訓又以貽文端宗伯之澤於無窮也訥堂將適京師出其平生所為詩俾余論次焉余循環諷誦而益歎其才力之富蓋無體之不工也不可以無言乃併為之序

從家門之盛及父子兩世之交遊感慨生色烟波萬頃

張秋浯詩集序

天地之氣默運於空虛莽眇之中鬱積之久不能自抑遏而發之為聲雷乃出地而奮至於風雨之拂草木水之激石其次焉者也氣之精者託於人以為言而言有清濁剛柔短長高下進退疾徐之節於是詩成而樂作焉詩也者又言之至精者也若夫鳥獸之嘷音候蟲蠅蚓之鳴又其微焉者矣且夫人之為詩其間不能無小大之殊大之為雷霆之震小之為蟲鳥之吟是其小大雖殊要皆有

得於天地自然之氣而氣之大者其聲常充塞於天地之間嵩衡岱華之巍峩非部婁之可及也張子秋浯生長貴顯之家累世簪纓之胄而乃縈情於歌詠寄志乎風騷比擬辭華雕鏤物象躡巉巖凌浩淼馳騁乎江山之壯而研摩於月露之微鯨吞虬橫窮極奇變信乎能為雷霆之震而不屑為蟲鳥之吟者也秋浯之兄訥堂以詩鳴一世而秋浯放恣縱橫欲跨訥堂而上之昔韓泊嘗輕其兄之文以為繩樞草舍訥堂之文不可輕也秋浯亦

未必敢輕之。平其心以相衡量。使之並轡而爭焉其可也。

三作一氣蟬聯而下篇首另作起勢入後回顧環繞又打諢而出妙絕

張荔亭詩集序

古之人文盛於西北而後之人文盛於東南西北之地高厚廣博故其氣之所鍾生知神聖勃然羣起於一方及其久也西北之氣盡泄無餘而英雄魁壘才技之士乃更叢植於東南之地蓋天地秀傑之氣不能不鍾之於人拔地以怒生而各有其時此其大較也若夫一郡一邑一鄉里之間其人物之生亦互為乘除消長此盛則彼衰彼興則此覆往往皆是而造化之機緘倏忽遷轉時其聚也

而賢智才能遂畢萃於一門之中漢之曹氏宋之蘇氏父子兄弟莫不能為文而皆有以傳於後世在唐中葉竇氏叔向之子年輩五人皆以能詩著裒為一集而號曰聯珠若我桐城張氏既已再世為宰相矣而侍講中畯先生以文章馳名翰苑中諸子森森繼起櫑亭訥堂秋浯皆才名蓋世最其幼者荔亭也余嘗見其弱冠時為詩已拔出儕輩倏忽十年間學益富而深才益老而橫著作滿籯士林爭相傳誦信乎秀傑之氣鍾於一家所謂連

理之木同類之禾雖景星卿雲麒麟鳳皇未足爲希世不易見之寶也荔亭之詩不待余言以重而余竊自喜得交其父子兄弟間故樂爲道其一門之中文學之盛如此

此篇總取三人並及其父與兄以結之文章自然之次序也

岳水軒詩集序

余少讀宋史至岳忠武王未嘗不反覆嗟吁盡然流涕而嘆世主之不明也忠武之志扶宋室及轉戰恢復之功世皆知之若其進退從違生死一皆合於聖人之義則人未必盡知之竊以為三代而下如忠武者不過數人而生不及其時不得親挹其輝光以為恨事其後得交於王之裔孫水軒夫以生平愛慕忠武之心畢一世而不得見見其裔孫則不啻見忠武矣雖使水軒泯然如衆人吾猶

將敬之況其抱負非常哉雖其拒而不吾與吾猶將附之況其深相綢結哉猶憶在金陵登水軒之堂飲酒嘯歌意氣閒放忽忽十餘年復相見於新安則兩人皆蕭然白髮無能為也已水軒於百家技藝之事無不能於古今治亂成敗之故無不知然不得一見之施用徒數數參謀幕府而已忠武既摧殘莫遂其志而水軒復奔走道塗天於斯人既有意以生之而復無心以棄之何哉雖然水軒雖不見用而其胸中不可抑遏之氣無所發其機

牙則往往作為歌詩以自遣信乎其詩之可傳於後也古之君子居上位而執政權秖以為民而已水軒之為人諫甚忠既已澤及生民矣其出於已與出於人夫何間焉百世之下讀其詩如見其人與其功之在天壤者相輝映也水軒其亦可以無憾矣

為人作詩序却從其遠祖生情感慨遂覺烟波萬狀

嚴遥青詩集序

自有書契以來則已有文章之學堯典臯謨唐虞之紀載擇當時有道而能文者為史官以職司其事文王周公繫易孔子成春秋皆以大聖人之才躬親著作故其文辭炳然如日月之光照耀中天而流傳於萬世孔子之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而游夏獨以文學見稱蓋其學有師傳代相祖述歷戰國嬴秦迄漢之中葉而衰唐宋之英賢奮乎百世之下振起其頹廢而能者不過數人後之學

者無所稟承其不得與於斯文固宜若夫風詩者鄉閭之婦孺莫不能為詩歌以諷其在上之政治而寫其心之所欲言夫以女子小人所能為而今之學士大夫顧有所不逮何哉科舉時文之習誑誘於其前而富貴貧賤得失之念汩没於其內也嚴君遙青為學官弟子而其心泊然寡營不為科舉所蕩搖不以得失而撲挫常肆其志於山窮水僻之外率然而吟蕭然而詠故其平生所為詩褭然成帙有以樂之終身卓乎其可傳於後世而以

徵序於余。惜乎余之卑微。不能使人尊而信之也。然知言之君子。其必有取焉。

前半高古嚴重後半揮灑出塵各極其勝

周書巖詩集序

古之選舉出於一而後之選舉出於二古之賢才無歧徑而後之賢才有分途乃文乃武伯夷以之頌帝堯文事武備穀梁以之稱孔子赳赳武夫詩人以之詠兎罝蓋古之君子德完能博惟吾君之所選用而皆足以見其設施無分於文武也自戰國以逺秦漢入者為相出者為將而途始劃然以分夫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射者志正體直進退周旋必中禮故諸侯之射必先以燕

鄉大夫之射必先鄉飲酒天子試士於射宮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其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觀者如堵墻古人之重射也如此今之人見有操弓挾矢則皆鄙笑之曰彼武人也夫彼武人者不以今之文士為無能而文士顧以武人為非類豈不顛倒而失其所持循哉雖然吾觀三代以下其文士類不能武而武人之能文者所在多有宋之沈慶之梁之曹景宗北齊之高昂斛律金其詩皆流傳赫然至今猶在人口不

知於今之文士果何如耳六合周君書巖讀書喜為詩其應童子試試文科不利聊復試武科乃一發得之今筮仕有年矣將遷守府而以太夫人春秋高歸養於家因出其平生所為詩以就質於余且屬為之序余與書巖促膝者再聽其議論讀其文章溫然豈弟不知書巖之為武人也又其平生好山水所至流連慨詠久而忘歸其足跡所經於姑蘇白下鄧尉靈巖秦淮鍾阜之勝無不遊遊輒有詩以紀之而其詩皆沉健有得於詩人之旨趣

吾求文士之勝書嚴者而不得也於是書以序之

武科為世俗所輕翻出偉然巨論而行文起伏

波蕩動中規矩

羅西園詩集序

為其事而好好之而久未有不能工者其好之久而不工則其所得於天者薄也天之所與而人自棄之舉世多有天之所不與而人自取之未之前聞海宇恬熙兵革不作農務於耕工飭於材士大夫委蛇朝宁或退而閒居登臨讌飲生死別離之交相與作為詩歌吟詠太平抒其自得寫其憂愁雕鎸篆刻更唱迭和户聚其徒鄉嘯其侶然作之未幾旋歸泯滅求其永久自古云難夫文章之傳

於後世必其有得於天地菁英之氣如珠如玉如珊瑚木難拋淪糞土而寶光夜發望氣者皆能見之若夫杯盤匕箸几筵莞簟尋常之物雖里巷無知之人朝夕顧視未必其驚相告也何則常物者人之所能為而非常之物則天之所偶畀也羅君西園平生嗜學造次之間未嘗釋手尤喜為詩流連景物不懈以勤其天機之所觸發俊爽清妍不知於古人何如蓋西園之於詩自垂髫以至白首前後四十餘年好之而久故其工如此此雖人力

然亦得之於天者厚也余交西園敦厚長者遺余為序其何敢辭惜乎余之卑微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雖然賢如西園詩之工如西園固智愚之所共見亦奚待於余言

作詩者甚衆而詩之可傳者必得之於天兩端皆洗發暢足而有光采

沈茱園詩集序

沈君茱園出其平生所為詩曰初卉集者視余余讀之終篇嘆嗟不能去曰此盛世之風也古之君子未有不願為清廟猗那而顧願為寺人孟子憫周道憂黍離者也夫未嘗有孽子孤臣伯奇屈原之遇而強為怨咨愁苦之言豈不悖哉沈君纍然太學生嘗工舉子業屢試不遇而其心愈下其氣愈和雍然其德退然其容作為歌詩雕鎪抉摘無憔悴之思無欝堙之態身在布衣窮巷而為文與

公卿達人無以異則他日沈君之為公卿達人可知也雖然下民之悲愉喜戚與上天為感應欣忭之情踴躍之節忿憾不平之氣太息之聲充周鬱積而天下之治亂興衰以出富貴不足道吾於沈君之詩又以卜世運之方隆焉

高偉跌蕩

蚓竅集序

昔在帝王之世一人正位於上而羣賢翊戴於下未聞有賢人而隱居者周衰孔子不遇於時而其徒若顏曾冉閔皆不仕官以老此非有意於隱以世無用我不得已而山林也若堯之時有許由夏之時有卞隨務光值可以有為於天下而視若泥滓彼其人不以有道而舒亦不以無道而卷方且御風餐霞游情於日月之上肆志於虛無之鄉又奚暇怗怗焉以祿爵為事是乃所謂隱者歟吾鄉

章頤菴先生生於明永樂及正統成化之年其兄舉進士為武昌太守朝廷方入粟補官以先生之才與其資皆足以掇巍科登膴仕顧棄不取獨奉其太夫人極山水園亭以自樂此其性情有異於人者故其為詩澄澹蕭踈類古達人之風尚夫陶潛去彭澤而其詩甲於魏晉以來林逋魏野不仕於真宗之朝而傳其詩至今不廢信乎有其人然後有其詩而誦其詩因以知其人生先生之後不得見先生見先生之詩如見先生矣

簡淡之中自成印谿

伯父紛既先生詩序

周以前士無以詩名者嗚呼此國風雅頌之作所以至今存也古之為詩者非以為詩也而為之發乎情之不容已然後言言之不足然後歌詠之雖里巷無知之野人莫不能為詩而聖人取之以為後世法今世士大夫以詩為業童而習之白首而不遷嗚呼此今之世所以無詩也吾伯父紛既先生之為詩不惟其辭之工而惟其有以寄吾意意動則操筆立書連紙不能休今之集其詩又皆反

乎人世之欣厭以爲去取然則今之世有能爲古之詩者哉其知吾伯父之詩矣

峻而遠

曹氏詩序

余數從吳趨友人，為漫浪之遊，竊見篋笥中，往往有七子詩卷，為今宗伯沈公所論次。七子皆吳中名儁，多顯而在位者，其一人，則上海黃子星槎也。宗伯以詩名海內，其持論頗嚴，而黃子特見褒評，固知黃子之超越儕流，讀其詩，渢渢乎大雅之什，鏗金石而爍琳琅，心悅之而無由相見。其後余為博士於黟，而黃子亦司諭在歙，間以公事聚晤，則締交甚密。一日，飲酒既酣，黃子出詩一編示余，而

匿其姓名不告余讀之未竟矍然曰何其似吾星槎也星槎曰非是人之學星槎而星槎之詩學於是人也猶不告以姓名久之乃復欷歔太息曰此吾亡妻曹氏之所作也今已矣無與為詩者矣蓋曹氏世為松江巨族星槎之母夫人亦曹氏也當是時星槎上事其母偕極旨甘夫人上奉其姑又能先承其志意姑婦相敬愛無已而星槎與夫人時時作為詩歌鳴一家之豫順以上承堂上之歡其天倫之樂固有貴遊所不及者夫人之亡豈獨

星槎之不幸抑亦太夫人所共憐惜也昔在王駿管寧願學曾子終其身而不欲更娶其不以此也歟余觀夫人之詩麗而不雕濃而不膩溫和而愷至一東於禮法之中而不敢稍有放縱華靡之習雖漢之班昭蔡琰無以過焉惜其年之不永其所存者止此而又不得賢有力之人為之揄揚使其殘剩之篇章傳誦於吾徒不遇者之口也豈不悲哉

夫人曹氏已亾而本其未亡時摹寫生色自覺

烟波萬頃

吳氏重脩族譜序

吳之受氏自泰伯始太史公次世家首泰伯次列傳首伯夷豈非以其讓天下讓國人所難能將以為世之苟富貴而忘其廉恥者懲戒哉泰伯之後有州來季子復以讓國稱其後漢有吳實不仕而採芝於商山以老世世傳為綺里季云而晉有吳隱之者初為廣州刺史飲貪泉而不易其心至賣犬嫁女坐無氈席由是觀之吳蓋多以廉讓著聞者乎夫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

得姓者僅十四人姓至難得也然諸侯以國為氏而後世因謂其氏為姓姓氏混淆矣雖然賜姓之初一姓也命氏之初一氏也而枝葉曼衍於天下源遠流分不復知其本始故雖一姓而不相通一氏而不相識雅山之吳自漢棟材以來移家九子之新城其後五十餘世而希裕復自九子遷於吾桐且三百餘年矣今其在九子新城者巍科膴仕綿延不絕而遷桐者雖食指數千多士濟濟而科名或有所不逮夫枝葉曼衍而或著或微蓋偶也

而世俗以門第相高往往自矜其閥閱而輕視他族為小姓誰非黃炎之胄而繆相狎侮如此吾觀周之子孫世有其天下孔子不稱而獨稱泰伯之讓即吳之世有其國後世不稱而獨稱季札為賢雅山之吳在桐城雖不及其在九子新城之盛而雍容揖遜守詩禮之業於不衰固可無愧於其本支也其視他族之富貴祿爵猶澥濡焉而何羨乎彼又況世守其詩禮廉讓之舊而他日之富貴祿爵將更有盛於宗族之在九子新城者乎乾隆二

十有二年裔孫涵虛等重脩族譜請余一言涵虛
者與余舊相善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踈蕩有奇氣

吳氏宗譜序

銅陵吳氏余識兩人焉曰粹夫曰敬思兄弟皆能守其家法者一日修其宗譜既成而請序於余曰吳氏故家新安之歙縣自吾祖玄佑始遷銅陵之大通其未遷而在歙者寖以微弱有吳玉書者抱其家譜及其子將往浙西舟覆人溺而吳氏之譜無復存焉吾父嘗痛之欲率吾兄歸江潭以尋求其世系而吾兄早逝吾父有志而不克遂光純不肖每中夜涕泣思以繼先人之志而力未能然終

不能自已乃旁搜遠採極艱難以成此也雖殘缺尚多而源流畧備矣余曰然尊祖敬宗收族惟宗譜是賴昔范文正公守錢塘過姑蘇與族人高會徧閱家集續為宗譜然後范氏之世系可考孝子仁人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粹夫曰吳氏不自歙始也先世世居鄱陽祖有名逸者遷居浮梁白水間遭黃巢之亂逸妻程氏挈其子宣遷居休寧之江潭溪口江潭傳十餘世而祖名史白者復自休寧遷歙自歙而分散或遷杭州或遷襄陽其遷大通

者自玄佑至光純以及光純之子十一世矣余曰古者諸侯大夫世世相承有大宗小宗以明嫡庶之分大宗百世不遷則義相親恩相屬宗族收而世傳不紊故周之盛時未有譜牒也戰國諸侯相吞并國移而族亂於是始有迷失其先世者曹魏以還九品中正以門第相高姓氏藏於官司尤重譜牒中更苻石之擾晉室南奔漸至磨滅下逮有唐故家世族猶以族姓相矜尚唐衰而天下分崩離為十一國其宗譜有掃地無存者矣夫五宗既

廢人如鳥獸各營其生飄然不相維繫而亂離游至族譜復至淪亡雖有孝子仁人胣然水木之思而情無由自致也粹夫曰然吾宗之在銅陵有廷玉之孫必輝必茂必榮兄弟三人復自大通遷寧國之湖樂其於光純五世之內也寧國去大通未遠也而既已離居不相往來也若無宗譜歷年既久其為族人何據而知之余覩粹夫之為此甚辛勤矣而不獲辭其事亦人所能為而縉紳大夫或不暇以為也為序而論之如此云

能發明譜牒之闕於敬宗收族兼及後世譜牒

渝匹之故是大文字

范氏家乘序代少宰尹公

古之聖人欲民之孝悌相親而恐其乖離不屬也故立為五宗之法有大宗有小宗秦漢以來卿大夫不得世其家於是大宗法廢而小宗亦因以不行然自高祖以下五世之親共相為服則小宗雖不行而猶之行也獨大宗蕩然無復毫髮之存而所恃以稍留其意使一體之親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惟族譜之作而已范氏之先受姓於晋之武子其後遞顯遞晦見於載籍者漢有清詔使范滂

唐有相國履氷相國家於幽州六世孫隋爲處州麗水縣丞值中原之亂留滯江南不得歸四世而至文正自文正起家中吳敦睦九族創立義田義宅義學而范氏之在江南者益大文正守錢塘過姑蘇與族姻高會憫舊牒淪亾搜閱家集續爲宗譜而范氏之世系昭穆始釐然可考然則范氏之有家乘使其子孫世世增修之而守以弗墜支屬雖繁源流雖遠而有急相周有憂相卹往來和協獄訟不興先王孝悌相親之意不至於澌滅無存

豈獨其子孫之賢益以見文正之澤流後世更千百載而未有窮也余自束髮知有文正公稍長讀書見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心竊嚮往之最後讀公之告諸子者曰吾族之於吾有親疎而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疎益低徊留連想見其為人夫以嚮往想見其人之心而生不並時一旦得見其子孫不啻見其人於千載之下矣乾隆三年余奉

命巡撫河南河南之洛陽文正墓在焉適守墓裔

孫君建行身不苟因表請為博士而格於部議不行迨今以為憾事丁卯之春復奉

命視學江蘇則文正之族姓咸聚於此長洲縣學生范炳吳縣學生范顯桂出其家乘請序於余余生平固竊奉文正為師而吳為公故里益欲以效法文正者與諸生共相砥礪挂名家乘之端以垂之久遠所欣願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家乘所關甚大敘得斐亹波蕩可誦

程易田琴音序

有天地而數生於其間矣一生三三生六六生九數至於九而終焉十則又為一矣是故伏羲畫卦成六爻而周公之繫爻也用六用九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之數九自九而積之兩其九則為十八三其九則為二十有七四其九則為三十有六三其三十六則百有八也古者錢刀以百八為貝釋氏之梵誦以百八為珠其考鐘其擊鼓以百八為紀百八者十二其九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世十二

會以及樂之六律六呂無非十二也而琴之徽用十三於十二之外而加閏焉則其數奇零而與十二之數不相當故其音每出於十二律之罅夫樂出於虛其出於罅猶之其出於虛而已程子易田欲學琴以養其心平其疾而以為不明於琴之音律琴不可得而學也於是審其音以求當乎其律欲當其律必先中乎其度欲中其度必先積之以數積之以數而其度至於三百九十五之多而其得音也一百有一然求其與律相當者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而已其餘益無一與三百九十五之度相應猶之其出於虛而已琴固有七絃之音以為經而又有百一之音以為緯猶之為百八而已古樂之存於今者寡矣惟琴猶留上世之遺而其音與六律不相準余故為推測之如此試質之易田以為何如也

以度數推琴音即與之言數往往有巧合處

顧備九時文序

顧君古湫將刻其平生所為文章以行於世而以余之有舊也願一言以廁其簡端余聞之而笑夫古湫之文固已不宜於世俗而重以余言其不益茲之垢厲哉楚之南有漁者冀得吞舟之魚而惡其鉤之曲也乃取莊山之金以為錐投之瀟湘之瀨大魚之食其餌而去者以千數而終年不一得魚也人見之或諷其少曲漁者曰寧終吾之生不得魚顧不忍曲鉤而求之為恥也楚之人皆笑以

爲愚古湫舉進士爲文章於舉世不爲之時其不爲楚人之所笑者幾希雖然破癰決瘍去之惟恐其不盡而蠅蚉之所爲得也溝中之瘠孰不掩鼻而過之而蚋姑之所爲得也大瑟朱絃非里耳之所聞明堂複廟非猿鳥之所處久矣夫薰蕕之不可以同器而載也夫古湫方將翶翔乎萬物之上轉徙於青冥之表安能弊精神於闒茸之地以求悅衆人之耳目哉是故古湫之失不足以蔽其所得有其得者存焉世俗之得顧自以爲得耳彼其

所失者多矣然則世俗未嘗有得古淅未嘗有失
雖失之而行且得之夫得失何常之有

創意遣言得蒙莊神髓

宋運夫時文序

與吾並世而生吾愛之慕之願與之交歡有終身不得見者矣使四方之士倏然羣聚於一室蓋其難也丁卯之春

天子命工部侍郎博陵尹公視學三吳於是東雋南英晉儒燕紳殊音異習或相知或不相知雜然喧嘵連床並席所以商校譏評拔尤選奇育材作人共襄文治者也中山先生來自深澤掇進士之魏科為西川之賢令其體魁梧其質淳厚與之語

温然而和叩其中粹然而善久與之居不能舍以去也間出其所為文章示余詩書之英屈宋之華其度凝然其氣勃然其法律森然金輝玉潔以自成為一家之言請余為序志意殷然也余以匆冗不暇為未幾而尹公卒於松江之官署何之聚於一室者今將散而之四方矣余雖欲久與先生居不可得也遂書之以為先生時文序

此等神力非昌黎不能

綦自堂時文序

江水自巴蜀東注而嶓冢滄浪由秦之金牛蜿蜒東南數千里至大别入江江漢合流當荆州之都會踰嶺而南為百粤之地而嶺北諸水瀟湘沅澧敘酉辰无資漸東北滙為洞庭以合於江漢洞庭之廣方八百里韜涵沉浸噴雲納霧君山崒嵂於其中巉巖巍峩於其上雖以魯之大野燕之藪養晉之陽紆句吳之震澤增益之而不加多故其氣之所蒸鍾秀於人自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代有淹

雅非常通經能文章之士綦君自堂家於洞庭之傍其為人潛靜而惇篤其於古人之術無所不窺有一言之疑窮日夜以探之必求其愜於心而後已其於交友亦然有一言之未愜於其心常反覆以論之必求其無憾而後已故其為學鴻深溥博無涯涘蓋江漢洞庭之鍾秀於斯人也閒嘗出其時文以示余思澄以典氣直以豪浩浩乎如洪河大川之奔流不可禁禦余嘗謂時文小技然非博極羣書不能作今於綦君信之矣

文氣磅礴亦如江漢洞庭之東注

張蓀圃時文序

余嘗謂古昔聖人之言約而彌廣徑而實深即之若甚近尋之則愈遠儒衣之子幼而習之或通其詞訓而未究其指歸後之英生更創為八比之文使之專一於四子之書庶得沿波以討源刮膚以窮髓其號則可謂正矣然設科名以誘之懸爵秩以招之得失眩其中榮辱奪其外其始也猶有矩矱之存焉其旣也用貪饕苟得之心以求說於鄙夫小人之目而其道始離矣平定張君蓀圃與四

方之士同以進士舉而獨不趨於時好不騖於速成抽曲盡之思顯難詳之義浸潤乎六經之旨敷揚乎兩漢之辭並之於雲日而光明賡之以管弦而和洽洋洋乎渢渢乎斯可謂之文也然而不自收拾隨手浮漂其一藝之成輒為人持去故其所存纔二十餘首夫隨侯之珠徑不盈寸趙王之璧枚不踰雙至寶之所在其精神有貫徹乎山川者豈其以多為貴哉

雄直近昌黎

葉書山時文序

葉君書山志甚確行甚方不妄與人交冬寒雨雪依鐙火坐讀禮經門外雪深猶不輟余嘗與夜談僮僕候者皆已垂頭睡兩人更自取燭繼之不知夜之如何也人多不讀書奮發如此星辰之遠鬼神之幽可探而索也況文字乎曩者誦漢書見班固稱楊雄好學心竊慨想恨不得生雄之世與相礲礪今何幸日從書山遊也書山不喜為科舉之文以家貧嘗為童子師間為之又時時棄去故存

者無幾然其穿穴險隘繪摹情狀雖昔之專篤純

一老其材於斯者或無以過焉作書山時文序

其言簡古其氣蕩逸其神閒遠當於史記中求

之

潘在澗時文序

文章者人之精氣所融結而以能見稱天實使之日月使之有輝山川使之有雲鳥獸使之有毛羽草木使之有花夫花則一而已然使其地有盛衰使其時有先後北之樂南之梅地使然也秋之鞠春之桃李夏之芙蕖時使然也紀洛陽之牡丹以州以姓以色及其無窮鹿胎倒暈殊種異態殆於不可究詰今之洛陽猶是也而牡丹之盛不復如曩時蓋天偶以其氣鍾於是花使於有宋極盛之

時而一發其光後世更千百年雖洛陽不再見也浮屠釋子蔓延於中國然晉有惠遠唐有大顛宋有惟儼秘演了元參寥皆得與當時之名賢偉人相友善令之時吾見浮屠多矣求如惠遠諸人之交游而不得也豈天靳浮屠之能不使復生於世亦如洛陽之花邪抑天既生之顧使其竄伏於窮崖絶壑而使吾不得見之邪人之生同類而殊能蓋皆天使之然堯舜禹湯使為君伊尹周公使為相孔孟使為師孫臏吳起使為將聶政荊軻使為

俠老聃莊周使為激詭商鞅李斯使為變亂曹操孫權使為姦雄徐穉管寧使為隱退烏獲使其力孟賁使其勇慶忌使其捷師曠使其聰離婁使其明班輸使其巧養由基使射盧扁使醫伯牙使琴秋使奕宜僚使丸鍾王使書僧繇道子使畫彼其能之必有以使之也夫使之能則能天不使之能窮其人終身之力猶不能也且天或一使其人能之而後世遂不使同其能矣降此以推使之為儒生使之為農圃使之為工匠使之為富商大賈使

之為巫使之為丐使之為優使之為盜賊使之為餓莩若此者蓋莫非天使為之欲不為之而不能也人之所能自為者文章也而其人之生則天使生之左邱明屈原荀卿使生楚司馬遷使生秦相如楊雄使生蜀古之人文盛於西北而後之人文盛於東南地使之也秦漢以前其人莫不能為文而唐宋以下則其能者不過數人時使之也其時同其地又同有相因而至者律以雄鳴使以雌應之音以宮倡使以徵和之韓愈柳宗元使並時而

生於大河之南東歐陽曾王使並時而生於豫章蘇氏之文使並時而其父子兄弟生於峩眉之山下時文亦然唐氏歸氏使並時而生於吳會今之時淳安方氏天獨於其時文而使之能人所不能凌虛倒影人巧盡天工出焉其來友教於新安而歙有潘君在澗與之為應和讀潘君之文如陟巖險而愈得其便習天蓋不欲使方氏獨能之而使潘君與並時而生淳安漢丹陽之郡歙之分地也余之在黟其地與歙為隣余蓋幸天之使余得交

於潘君而惜方氏之未見於是乎言

篇中凡用天字十三地字六時字十二能字十六使字六十七如日月繁星之麗天有經有緯而莫知其紀極文境奇絶

徐笠山時文序

凡人之業精於其所獨造而敝於其所共趨與衆明其理而已獨有所獲焉是知之至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是能之至也今天下相率以孔孟曾思之言為八比之時文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彼其誠心莫不自以為察辨於儒生之説而洋溢乎學士之文矣然而耳震於啁哳之鼃聲而琴瑟磬管之鏗鏘以為無族之鳴也目眩於紅紫之亂色而朱黃黼黻之煌煌以為無文之樸也

豈不顛倒而失其本心矣哉是其人莫不有所知而非吾之所謂知也莫不有所能而非吾之所謂能也夫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載之下追古聖之心思於千百載之上而從之聖人愉則吾亦與之為愉焉聖人戚則吾亦與之為戚焉聖人之所窈然而深懷脩然而遠志者則吾亦與之窈然而深懷脩然而遠志焉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來如風雨動中規矩故曰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

精者也今以漢唐以來詩歌古文之信而傳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為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為是有之是吾鄉者嘗於其先生之笥見之者也今以並時而生所為之詩歌古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為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為是有之是吾鄉者未嘗見之而吾鄉之所見嘗亦有類此者也明人以時文取士其亦有追步古文而不為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雖在於今其

亦有追步古人而不為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今以前代之時文與今之時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則適適然驚矣望望然去矣何者彼其於詩歌古文徒見其善者也彼其於時文雖有善者不見徒見其不善者也徒見其善者以善者示之彼以為類也故安之也徒見其不善者忽以善者示之彼以為不類也故恠之也彼其求之者怗然旅進於其下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曰若者為舉人矣若

者為進士矣彼一夫者懵然踞坐於其上持彼之一是恃彼之一長自以為繩墨而以之衡天下士曰如此則中吾彀如彼則不中吾彀如此則得之如彼則失之矣彼幸而得之者亦遂欣欣焉自鳴其得意以為是果有道焉吾乃今得之矣彼不幸而不得之者亦遂悵悵焉撫已而自疑以為是或有道焉吾特未能得之耳於是得之者愈益驕且以為嚮者吾固未嘗能為文能之自今日始於是招彼不得者而誨之曰來吾語若是蓋有道焉若

虚以從我我告若若不虚以從我我不告若矣彼不得之者久不稱其意其心不能無少動欣欣焉而來曰庶其告我哉嗟乎以彼其言叩其心獨安能無慚於幽獨之間乎哉此世之能為古人之文者所以潛踪滅影牢關深閉藏其文於篋笥之中而不與今人見之也吾友徐君笠山之文吾嘗與望溪先生論之以為追步古人而不為世俗之文者也與衆明其道而已獨有所獲焉者也是知之至者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者也是能

之至者也其藏之筐篋之中以傳於天下後世焉可也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行文大類荀子

東臯先生時文序

世皆以古之道無所用於今是大不然堯舜之道遠矣及東周之季而仲尼祖述焉冉牛閔子顏淵可謂賢矣而孟子以為姑舍是願學孔子詩自五七言之體興歷漢魏以及隋唐而杜甫集其成文自東漢以代降而韓愈振其衰士不好古耳好而求之未有不至者也鄉舉里選之制廢以文辭取士至有明而其術窮爰取四子之書創為八比之文家誦戶習而能者出於其間若唐氏歸氏其資

之於古者既深則其垂之於後必遠也沿用既久
後學厭棄先矩乃更旁羅經史以相附益炫其采
色音聲而於古聖立言之旨寖以違戾迄於今而
承襲舛訛先民之遺學掃地盡矣東皋先生崛起
東武洞見孔孟之心意於語言之外而盡其精微
不為宋元諸儒之所屏蔽而行之以古作者之文
其言與聖人之言相赴不闕一義不增一辭炯乎
如日月之光靡不照灼非唐歸之文而唐歸無以
過之超然能復古者也由是觀之以古之道為不

是法者妄也以古之道為高遠而不可幾者怯也今之善奕者未必不如秋善射者未必不如養至於賦詩作文專以末流自待言及於杜甫韓愈則愀然變色以為是天人非吾之所企吾是以悲其志之不立也有志者視先王之法堯舜孔子之道皆可以一身任之而有餘夫以堯舜孔子之道一身任焉則其志愈大而力亦從之文章末技也於以復古奚難哉讀先生之文可以蹶然而興起矣

借時文以明古道之可復偉論煌煌入後正喻

賓主一氣起伏轉蕩極遒古之致

郭昆甫時文序

人必有一介不取之操而後可以臨大節而不奪有臨大節不奪之心而後其見於言者輝光潔白而不受世俗塵垢之污甚矣文之不同如其人也一任其人之清濁美惡而文皆肖像之以畀庸齷齪之胸而求其文之久長於世不可得也余友郭君昆甫生於衡湘之間而盡得其山川淑靈之氣固所謂雄偉磊落非常之才而其矢志行身必本乎孝弟忠信大行則發之於事業窮居則不得已

而見之於文章余固粥粥無能不能及昆甫萬分之一以昆甫嫉惡之嚴宜其無所取於余顧獨相信之深且欲共相攀援以躋於賢豪之域余自顧而慙不知余何以得此於昆甫也天驥絕塵而奔尾以蹇驢不知其能同至焉否邪余觀昆甫特立之志方進取於古人而未有止息其動履必折衷於道義而窮達禍福不以易其心使其立乎本朝而古人之功業不復見於今世吾不信也況其外之文乎志也者幹也文也者其華滋也且夫文章

得天地之菁英而光采迸發不可蔽掩彼其設心冒利苟為干進之階者固宜其驚猶鬼神見之而却走哉雖然余與昆甫各以私繫不可合迸追思往昔飲酒終日笑謔歌呼之樂邈不可得閉門讀書忽然有得於心拂衣起舞欲就質之昆甫而昆甫隔在關河數千里外念人事之變化會合之不可常壯者老老者病且衰為之太息歔欷泣然流涕者久之於是為序其文以寓其憂思因寓昆甫視之以為何如也

敘其文必本其人之生平所謂爭上流者後幅
尤極良友離索之感

張俊生時文序

唐以詩取士而杜李二子無與於科名明以八比之時文取士而歸氏熙甫晚乃得第信乎高遠傑出之文非世俗之所能知古今同然乎雖然唐之以詩拾崇科者今人不傳也至於時文則必取腐敗者誦讀之而先民諸作藏瘞不觀時文之日就卑下固其宜也今之時文號稱經義以余觀之如樓犀蠅於圭壁之上有玷汙而無洗濯雖古聖之言光如日月極人世之能不足使之晦蝕而時文

自為其不道之言，究何補於經哉。吾友張君俊生，耻為世俗之文，而為文一以先民為準則，然俊生之於鄉試，一發得之，則是先民之文亦得以弋取科名，而彼之嵬嵬以科名為學者，徒自為腐敗而已。夫自書契以來，六經既往，文辭之士，興剽英擷秀，以求自見於世者多矣。然卒與糞壤同穢，由其繆戾於聖人之道，徒彰淺狹，而光氣不能自表見也。有志慕古之士，觀俊生之文，可以益堅其嚮往矣。夫寧獨時文也哉。

高遠曠逸

方晞原時文序

方子晞原將刻其平生所為制義而請序於余余應之曰子之文不合於時者也而重以余言其毋乃未獲揄揚之益而益滋之詬厲乎蓋孔孟之微言經前代諸儒之論辨而大意已明矣後代更創為八比之文如詩之有律用排偶之辭以代聖賢之口語不惟發舒其義而且摹繪其神所以使學者朝夕從事漸漬於其中而不覺也故習其業者必皆通乎六經之旨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然後

辭氣深厚可備文章之一體而不至齟齬於聖人傳習既久日趨詭異加之以患失之心求得之念而流弊至不可勝言睎原志在反古獨從余相為劘切遵唐歸之遺軌而不惑於世俗之趨尚一時與睎原同學者操速化之術多竊巍科以去方且笑睎原之拙而睎原以為得之有命終不易其所守也雖睎原之在今日儽然諸生不獲與時彥爭榮然守其道而不變安知其終不得耶彼其得之者自喜以為術之工而不知其為天之授也天苟

援之使其為睎原之文豈遂不得邪夫學為速化之術者多矣豈其皆得邪為睎原之文而得所謂兩得之也為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謂兩失之也後之學為文者可以決所從矣

俯仰揖讓不大聲色而神味自遠

朱子頡詩集序

余與子頡別二十餘年矣憶昔與子頡遊子頡未及弱冠余雖有一日之長而與為嬉戲異乎世俗之所謂師弟子者然其情乃益深而義顧彌篤雖子頡上有兩兄皆從余受學而其心相矜重殊不逮子頡子頡奇男子也其胸中浩浩焉常有擔荷一世之心文辭章句非其所措意而其為詩古文乃能高出昔賢之上後數年子頡偶以七言詩一軸示余余置之座側友人姚君姬傳過余邸舍一

見而心折以為巳莫能為也遂往造其廬而定交焉姬傳以文章名一世而其愛慕子頴者如此子頴之父祖皆為達官然不為子孫留遺計而子頴少時衣食不足子頴所與交游皆當世名賢時過子頴論文子頴與相對終日或不能設食盖子頴之窮如此余別子頴閉門里居忽忽十餘年則聞子頴巳舉於鄉出宰巴蜀之屬邑其自秦入蜀道塗覽古之篇尤為深入唐人之室子頴在蜀值軍興領兵八千人出使雲南永昌逾美諾之巖往來

阻險師旅數千里之地自重慶移守泰安又值鄰郡賊起子顗早詣大府為設方畧親戰臨清城下射殺賊首一人定其餘孽然其憂深家國心為瘁髮為白矣嘗思退而稍息其勞而輒為上官所留欲歸不得乙未之春姬傳以壯年自刑部告歸田里道過泰安與子顗同上泰山登日觀慨然想見隐君子之高風其幽懷遠韻與子顗畧相近云嗚呼子顗昔日之窮非子顗之能窮也今日之為郡守非子顗之能為郡守也其出入師旅屢經鋒鏑

之危非子顓之能行乎患難也則今日之欲歸非子顓之能自為歸也姬傳歸而子顓不能蓋有天命焉然則子顓之於為官去可也留可也去而涸跡漁樵之侶留而為宇內建不世之勳無不可也若夫文章之事無窮也子顓其於簿書叢集稍求頃刻之暇出其才力以與古之風人學士相追逐此則子顓之所能自為者也夫如是則政理之餘時有以自樂豈必巖棲而野處然後為能息其勞哉

以飛揚生動之筆為波瀾層疊之文可謂滉瀁

自悠矣　門人方莊亭評云朱君窮達莫測文亦變化不可端倪其情韻悠揚氣機滂沛有一往莫遏之勢真神品也朱君得此可以不朽

皖江酬唱集序

詩也者樂之本也樂也者仁之聲也士君子託居民上不忍虐使其民而溫良慈惠惟以愛民為心則其和風廣被一日而形爲歌詠常有藹然之音焉吾郡太守鄭公至自南海抱質懷繩專精委務德懋於厥躬恩隆乎兆庶時值天旱隱念民生之疾苦禱雨龍山不憚跋履之勤崎嶇之阻盬汗喘息冐炎熱而不自知精意之所流通上及九天龍躍雲蒸霈然降雨田禾隴黍既槁復蘇閭左窮檐

驩聲騰沸公顧之而喜爰乃對花而飲秉月而歌先民而憂則亦後民而樂也安慶之與池州壤地相接鄭公既賢而池州太守張公又賢也張公間因事至安慶以客為主則鄭公轉主為客故對花之筵鄭公主之而秉月之筵張公主之予唱汝和無往不復鏤氷斵雪纂組繽紛璨之乎珠玉之輝飄飄乎雲霞之態以是而宣諸金石比之管匏信所云藹然之音者矣於時一府之中屬邑之吏與夫分蕺安徽將之官而待命乎大府者里居之績

學而未仕於王朝者一尊畀齊長幼苟有能詩之稱皆屬而和之聯爲巨編驚人聽睹名之曰皖江酬唱集而遣大槩爲之序